

这是一只野猫，我是在小径练功的时候结识它的。

那还是去年秋末的一天，傍晚时，我去了小区东边围墙下的那条小径，因为太过狭窄，连面对路过都要让路，所以很少有人来往，但对我来说，这倒是个好地方，无人打扰，即便偏狭，也属空旷之处了。

这条小径上本来就有几只野猫窜来窜去的，它们一直固守在此，肯定彼此相识，可我从没见过它们抱成一团，都各行其是，独来独往。由于我隔三岔五地去到那里，所以它们对我早已不再设防，任我在它们的身边走过来走过去。想起我刚去那时，它们老远地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，在我快要接近时，立刻逃窜离去，不禁莞尔。

那天，当我从小径的这头走到那头而后返身时，忽然发现前方有一只野猫蹲伏在地，紧张地盯着我看。这是一只通体白色的野猫，我先前没有见过它，自然它也没见过我。这只野猫还小，身材纤细，显得有些孱弱。它紧瞄着我。我顾自踏着节奏朝前走去，大约还有五六米的时候，它倏然起身，仓皇而逃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天，终于，有一日，我看到它静静地卧躺在暖阳下，身上的白毛被晚霞染成了金红色。我从它身旁走过时，它一动不动，

仿佛就像睡着了一般，我知道，其实，它很可能是假寐，只是经过对我的数日考察后，已对我不存戒心。

冬天很快就到了，不幸的是，最寒冷之际，一场疫情突如其来，人们只能呆在家里，而没有任何防备的野猫们顿时失去了方向。以往这时候，天气再冷，它们总会找到觅食的机会。可现在不行了，人们都不出门了，光剩下它们在外面四处流浪，饥饿难耐。每到半夜时分，伴着呼啸的北风，野猫们呼天

它们度过了冬天

简平

抢地大声叫唤，那声音此起彼伏，凄切哀怨。

我停止了去小径练功，十来天里连家门都没迈出过。那天要不是去小区门口自取网购的蔬菜，我还是宅在屋里。就是这天出门，我又看到了那只白色的野猫。它已不在小径那边盘桓了，为了找吃的，跨越到了小区的西边。它躲在草丛上，瘦骨嶙峋，在风中瑟瑟发抖。尽管我戴着口罩，不料，它却认出了我来，一直跟在我的身后，不肯离去。我试着奔跑了几步，它竟然也随我奔跑起来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它是在向我求助，而且不屈不挠。此刻，我的心被它软化了。

我走出小区，在马路边寻找觅

物店。一家家挨着的店门都紧锁着，我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该是那只野猫的运气，我还真找到了一家没有关门的宠物店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那里，我从来没养过宠物，我都不知道原来猫粮也如同人的食粮一样，五花八门，品种繁多。面对店员的询问，我一问三不知，只好老实相告，我要给一只野猫买猫粮，帮助它度过这个严冬的日子。店员说，那你就买散装的吧，而且可以多买一点，因为我们明天也要关门打烊了。

我拎着一大袋猫粮转回来。小区门口设着“卡哨”，虽说志愿者是我的邻舍，但也毫不含糊地让我出示“出入证”。

我说我是临时起意才出的门，忘记带在身上了。最后，我被要求做了登记，然后测了体温，这才放行。那只白色的野猫蹲伏在草丛中，见到我后，它迅即朝我飞跑而来，那一瞬，一种超出族类的彼此信赖感油然而生。有意思的是，我将猫粮打开后，它并不过来，我有些迟疑地走开去，待我离开很远后，它这才不紧不慢地去吃，表现出矜持优雅、拒绝嗟来之食的姿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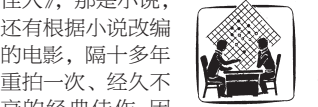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我又在别处买过几回猫粮，不管它在不在，我都放在草丛旁边的一块平地上。如今，春天已至，这只白色的野猫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寒冬，而我也重回小径练功，我们又在最早相遇的地方见面了。

新冠肆虐，疫情一拖再拖，一延再延，人们在守望、眼泪、同情和爱之中，等得太久太久，等得都心焦了。

前些日子的宅守，看书，看电视，看电影，触景生情，想到了几个词：飘（乱世佳人）、琥珀（虎魄），还有，战争与和平、小妇人。那都是世界经典名作的标题。

只说《飘》，只说《乱世佳人》，那是小说，还有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，隔十多年重拍一次、经久不衰的经典佳作，因为里面有人类的爱，人类坚持的力量，人类的相濡以沫，就因为如此，打动了，至今仍在继续打动着全世界亿万人的心。

因为打仗，因为南北战争，男人们都上前线了，几个女人，几个妇人，孤苦无助地坚守着家园，过着苍白单调、缺衣少食的日子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几乎守到绝望，等到绝望，还得随时迎接不期而遇的各种凶险。于是想到了今



天，我们正

在经历的苦难，世界正在经历的苦难，被默克尔总理称为“自二战以来最大的”灾难。

人类对待灾难的入侵，历来有两种态度，一种是出击，一种是坚守。《孙子兵法》上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因为不知，不清楚病毒的底细，病毒的变化，打不到它的“七寸”，人类目前只能采取守势，只能避其锋芒，静候战机，只能苦守，只能不松劲，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准备。

不出家门很久了，午后独自去附近的小花园走走。蓝天白云，暖阳融融，杨柳依依，彩蝶翻飞，一股微风扑面而来。我被这浓浓的春意陶醉了，陡然又唤醒了对时令的记忆。是啊，清明时节，又到了塘鳢肥美时，不禁勾起我对父亲的怀念。

那还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。那个年代，每年从清明节前后，一直到深秋的寒露，全公社各生产队的数百头大小耕牛，都要被集聚在海岛北端的滩涂牧场进行集中放养。父亲和王叔等，算是放牧的老把式了，每年的清明刚过，就会接到通知，要求做好“进荡”的准备。于是就着手打点行装，然后一人一副担子，挑着被褥行李，到江边堤岸下的那间小屋安营扎寨。我因还没到上学年龄，母亲也要忙于活计，而让我独自在家又不放心，于是就随父亲一起来到了小屋。

春天正是品尝塘鳢鱼的大好时节。在家乡崇明，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塘鳢鱼的生长和繁殖，特别是滩涂上积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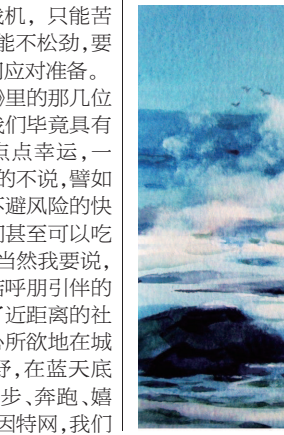
不松劲

张光武

与世界相通，我们能感受成千上万人的脉动，感受彼此

此时此刻，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些，为什么会提到这些呢？我只是想告诉我近在咫尺的邻居，告诉我远在他乡的亲人和朋友，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曾经的战争，但我们此刻

正在经历着比战争更凶险、更狡诈的疫魔的入侵，全世界、全人类都在经历着这场殊死的严峻考验，在这样的時候，我们绝对不能松劲，绝对不能退却，我们绝对要坚持、坚持、再坚持，就像我们看过、读过的那些世界名著中的普通人群，我们要用我们内心的强大，用我们的坚忍，用我们的信心，为生命而坚持，坚持到战胜疫魔，坚持到普天同庆，坚持到我们再相聚！



不少，王叔就迫不及待了。他主动请缨，让父亲在大堤上照看牛群，自己要去抓塘鳢、开大荤了。那天，王叔朝父亲诡秘地一笑，一把拉着我，朝刚退潮的滩涂走去。说是“抓”，其实是“捡”。塘鳢鱼胖乎乎，头又特别大，行动不很敏捷。涨潮时常常被潮水裹挟，稀里糊涂地来到了滩涂，但退潮时却来不及“撤离”，只得无奈地在滩涂上打滚，或者在港漕

又是塘鳢肥美时

徐亚斌

里挣扎，于是就硬生生地当了我们的俘虏。塘鳢鱼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“抓”了。我拎着网兜，跟在王叔身后，兴奋地朝堤岸下的小屋走去。见天色已晚，王叔就和父亲一起，先把牛群收入栏中，缠上铁链，上好锁，然后才放心地回到那间用芦苇搭建的小屋。

见我们满载而归，父亲自然是十分欣喜，便自告奋勇地担起了烹制的任务。塘鳢鱼味美，烹饪的要求也不高。父亲把网兜里的塘鳢鱼倒在地上，拿来菜刀，熟练地开膛

剖肚，去除内脏、两鳃。父亲又把收拾停当、滚圆可爱的塘鳢鱼放入脸盆，加入清水，稍加漂洗，便开始烹饪了。在我们岛上，塘鳢鱼有红烧、白灼、煮汤等多种吃法，但父亲总是偏爱煮汤。他解释说，煮汤不但味美，也更下饭。父亲先把锅里的水烧开，放入塘鳢鱼，切几片生姜，旺火煮开，再用小火焖炖十来分钟。待父亲揭开锅盖时，一股鲜美的味道直扑鼻腔而来，让我止不住直流口水。

父亲把鱼汤盛在一只脸盆里，拿出两只碗，倒满了岛上自制的土烧，招呼王叔，坐到土墩前——一顿美餐开始了。鱼肉下酒，而汤则用来下饭。煮熟的塘鳢鱼汤酷似豆浆或是牛奶，鱼肉则是洁白而细嫩，就像卤汁刚点出来的嫩豆腐。吃过鱼肉，喝过鱼汤，上下嘴唇居然会是黏黏的。转眼五十多年过去，却始终无法忘记小屋里弥漫的浓香……

十日谈

赏春记

责编：殷健灵

有一次和同是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同事聊起最初的爱乐经历，他说他买的第一盒音乐盒带是用父亲给的零用钱购买的贝多芬《田园交响曲》，太平洋公司引进版，这与我的爱乐经历何其相似！因为我平生购买的第一盒音乐盒带，也是此版贝多芬的《田园交响曲》。记得那银灰色的盒套上，有对《田园》五个乐章的详细解说，写得通俗易懂；但不知什么缘故，却没有乐团和指挥的名字。就是这样一盒磁带，在我那台“上海牌”单放机（俗称“独眼龙”）里不知放了多少遍，伴随着“乐圣”送来的田野清风、林间小溪，完成了对我的古典音乐启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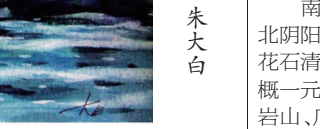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这代人对外国文化艺术的了解和吸收带有那个年代的鲜明印记。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不久，由于长期的闭塞和禁锢，我们对扑面而来的外国文艺之风，感到既新鲜又战战兢兢。有一次，老校长给我们上班课，谈到如何看待外国文艺时，他举了古巴民歌《鸽子》的例子，大意是：这首歌表现了外国劳动人民送别爱人时依依不舍的美好情感……讲到这里，老校长平素不苟言笑，甚至有些暴躁的神情变得柔和起来。如今想来，他的语言无疑烙有那个年代的特征，但对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学子来说，却具有醍醐灌顶的功效。

正是从那时开始，电台里开始播放的外国名曲，三大轻音乐队演奏的古典音乐改编曲、电影音乐等等，成了我乐此不疲收听的对象；我以极大的热情抄录从同学那里借来的缺损破旧的普希金诗选，也以同样的热情抄录诸如《外国民歌一百首》之中的歌词，如《菩提树》《苏丽柯》等，那些优美感人的词句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。至于我听到的第一部交响曲，自然也是电台里播放的贝多芬的《田园》。以前曾听大人讲过交响乐如何深奥难懂之类的话，然而《田园》漫步般自然优美的旋律、具象色彩浓郁



海韵（水彩画）

朱大白



内涵。所以，我觉得自己接受并且喜欢上交响音乐，是一个十分自然愉快的过程。

在我爱乐生涯的初期，市场上古典音乐音像制品还很少，电台播放的大量古典音乐作品和许多专题节目，成了我了解和欣赏古典音乐的最有效的渠道，帮助我掌握了许多古典音乐知识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电台播放的斯美

塔那交响诗《伏尔塔瓦河》的专题，生动优美、文学性极强的语言，高质量的CD唱片录音，配上播音员声情并茂的解说，让我听得如痴如醉，实在是难得的享受。诸如此类制作精良的音乐专题节目，八十年代电台还做了不少，如“世界十大男高音”、“世界十大女高音”等，都让我难忘。

电台最成功的一次普及交响乐的活动，是在1985年策划的交响音乐知识普及讲座。那正是我欣赏古典音乐最狂热的时期，我有幸获得了那次交响音乐知识竞赛的一等奖，奖品是一本汇编了讲座内容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和一张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入场券。那张入场券对我来说，有着特殊的意义，因为我拿着它平生第一次跨入上海

音乐厅，第一次欣赏了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——由曹鹏先生执棒的一场普及专场。当乐团奏出莫扎特《费加罗的婚礼》的第一个乐句；当舞台上乐手们在指

挥家的率领下全身心地投入音乐的演奏中，他们专注的表情让台下的我看得清清楚楚；那种现场感、那种音乐家与听众之间心灵的互动，对以前只听过电台和盒带的我来说，是一次充满质感的、身临其境的全新的艺术体验。

如果说电台是对我进行古典音乐启蒙的第一个老师，那么我爱乐历程中的另一位老师就是上海交响乐团。那些年，只要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，我几乎每场必听。上交八十年代举办的纪念贝多芬诞辰215周年九大交响曲系列音乐会、纪念柴可夫斯基系列音乐会，盛况空前，如今依然历历在目。

雨花石，南京的一张名片。曾听郑逸梅先生说：有一位叫许问石的九十岁的老人，家藏精品雨花石不止千余枚，壮年时曾在南京工作，一有空便去雨花台物色石子，有惬意的不惜重金购置，许老藏的雨花石，精微奇巧，有的如游鱼咬雨，孤鹤舞风；有的如垂柳生烟，秋虫咽露；有的如夕霭朝岚，奇峰巨浸……

宋《云林石谱》中称雨花石为“玛瑙石”“螺子石”。雨花石主要产于南京市六合区及仪征市月塘镇一带。距今一二百万年前地球岩浆从地壳喷出，沉积成石英、水晶、玉髓、玛瑙、燧石、蛋白石的混合物。后来经过长江水流作用，水泥石沙碰撞冲刷，变成圆形的雨花石，淤积在下游平坦地带南京段。雨花石之质、形、纹、色、呈象、意境乃六美，需兼备。

南京六合县龙池宋墓中发现了一枚雨花石饰品，北阴阳营考古还曾出土了76枚花石子，佐证了南京雨花石清远的悠久历史。从前，矿工手里卖出的雨花石大概一元多一斤，相当于十斤大米价。南京六合地区有灵岩山、瓜埠山、方山、凤凰山、龙山等，有些山里蕴藏着雨花石砾石层，现在雨花石矿已经停止开采。灵岩山有一条玛瑙沟，从前，大雨后常常有色彩艳丽的雨花石从山涧里冲出来，游客可以捡到纹色好看透明的雨花石。

过去上海江阴路花市里有个老南京带来雨花石浸在一只白瓷碗里，色泽红翠轻黄，绿浓紫白，讨人喜欢。我曾买过一些，蓄在水盆里，养目清心。去年，当地朋友带我去六合的雨花石村，下车进山，道路泥泞不好走，山边崖下砾石层有石子露头，几个水塘，大概是废弃了的矿坑，山坡边泥沙里有很多散落的彩色卵石，我捡了两粒花纹好看的、半透明的小粒玛瑙石。不远处有几个卵石堆，有人在翻寻雨花石，只见当地高手先在卵石堆上洒水，再用铲子翻寻，眼明手快的一会儿找到一把带有玛瑙丝纹的小雨花石，高手说，“最好下雨打湿石子后，更容易看清楚石面纹彩玛瑙质地和透明度。”我也跟着一起翻寻，也找到几粒。其实，这几大堆卵石是用于园林铺地的石材，随便抓一把，水里一洗，五色艳丽，七彩纷呈，虽然不是玛瑙质地，也有质地透明、花纹好看的卵石夹杂其中，有些不透明的粗色石、石纹中有山水、花鸟、云气图纹，也非常雅致。经过三个小时的劳动，搜到不多的玛瑙、水晶、粗品质等彩石，我又在石农家买了三十颗玛瑙雨花石，回家戚家找个白瓷盆，清水里一浸，顿现斑斓璀璨，好像天女散花，幻彩明灭，皆是养眼悦目之石。苏轼咏雨花石：“清池上几案，碎月落杯盘。”回沪，两脚酸疼，让我体验到南京六合人捡拾雨花石的开心一刻，叹曰：雨花美石水中映，粒粒捡得皆辛苦……

金陵雨花石色美

杨忠明